

叙

難經非經也。以靈素之微言，奧旨引端未發者，設為問答之語，俾暢庶義也。古人書篇名義，非可苟稱。雜者辯論之謂，天下豈有以難名為經者？故知難經非經也。自古言醫者，皆祖內經而內經之學，至漢而分。倉公氏以諒脉，仲景氏以方勝，華佗氏以針灸，雜法勝雖皆不離乎內經，而師承各別。建晉唐以後，則支派愈分，徒講乎

醫之術而不講乎醫之道則去聖遠矣惟雜經  
則悉本內經之語而敷暢其義。聖學之傳惟此  
為得其宗。然竊有疑焉。其說有即以經文為釋  
者。有悖經文而為釋者。有顛倒經文以為釋者。  
夫苟如他書之別有師承。則人自立說。源流莫  
考。即使與古聖之說大悖。亦無從而證其是非。  
若即本內經之文以釋內經。則內經具在也。以  
經證經。而是非顯然矣。然此書之垂已二千餘

年註者不下數十家皆不敢有異議其間有大可疑者且多曲為解釋并他書之是者反疑之則豈前人皆無識乎殆非也蓋經學之不講久矣惟知溯源以尋源源不得則中道而止未嘗從源以及深也故以難經視難經則難經自無可議以內經之義疏視難經則難經正多疵也余始也蓋嘗崇信而佩習之習之久而漸疑其或非更習之久而信已之必是非信已也信夫

難經之必不可違乎內經也。於是本其發難之情，先為申述內經本意，索其條理，隨文詮釋。既乃別其異同，辨其是否，其間有殊法異義，其說不本於內經，而與內經相蔽明者，此則別有師承，又不得執內經而議其可否。惟夫遵內經之訓，而詮解未洽者，則摘而誣之於經，非以難經為可誣也。正所以彰難經於天下後世，使知難經之為內經羽翼，其淵源如是也。固名之為經。

釋難經所以釋經今復以經釋難以難釋經而  
經明以經釋難而難明此則所謂醫之道也而  
非術也其曰秦越人著者始見於新唐書藝文  
志蓋不可定然實兩漢以前書云雍正五年三  
月既望松陵徐大椿叙

序

小道之中。切於民生日用者。醫十二端而已。卜者。寡不可憑而可憑。醫者。寡可憑而不可憑者也。蓋卜之為道。布策開兆。毫無據依。而萬事萬物之隱微變態。俱欲先知洞察。此寡不可憑者也。然驗者應若桴鼓。不驗者背若冰炭。愚夫愚婦。皆能辨其技之工拙也。若醫之為道。辨症之方。彰之可考。薑桂入口即熱。芩連下咽知寒。巴黃必鴻。參术必補。莫不顯然。但病無即愈。即死。

之理症有假熱假寒之異上下殊方六經異治  
先後無容顛越輕重不得倒施愈期有久暫之  
數傳變有淺深之別或藥不中病反有小效或  
治依正法竟無近功有效後而加病者有無效  
而病漸除者有藥本無誤病適當處即歸咎于  
藥者有藥本大誤其害未發反歸功于藥者病  
家不知也醫者亦不知也因而聚訟紛紜遂至  
亂投藥石誰殺之誰生之竟無一定之論此寡  
無憑者也事既無憑則枝之良賤何由而定曰

有之世故熟形狀偉勦說多時命通見機便捷  
交遊推獎則為名醫殺人而人不知知之亦  
不怨也反此者則為庸醫有功則曰偶中有咎  
則盡歸之故醫道不可憑而醫之良賤更不可  
憑也若趙菴葵醫貫之盛行于世則非趙氏之  
力自能如此也晚邨呂氏負一時之盛名當世  
信其學術而異信其醫彼以為是誰敢曰非凡  
祇記數方遂傳絕學藝極高而功極易效極速  
而名極美有不風行天下者耶如是而殺人之

術遂無底止矣。嗚呼為盜之害有盡而賞盜之  
害無盡。蓋為盜不過一身。誅之則人盡知懲。賞  
盜則教天下之人胥為盜也。禍寧有窮哉。余悲  
民命之所關甚大。目擇其反經背道之尤者。力  
為辨核。名之曰醫貫。以請正于明理之君子。  
冀相與共弭其禍。雖甚不便于崇信醫貫之人。  
或遭謗讟。上所不惜也。乾隆六年二月既望。泗

溪徐大椿題

難經經釋

凡例

一是書總以經文爲証故不旁引他書如經文無可証則  
間引仲景傷寒論及金匱要略兩書此猶漢人遺法去  
古未遠若甲乙經脈經則偶一及之然亦不過互相參  
考并不據此以爲駁辨蓋後人之書不可反以証前人  
也

一難經注釋其著者不下十餘家今散亡已多所見僅四  
五種語多支離淺晦惟滑氏本義最有條理然余亦不

敢襲一語蓋難經本文理解已極明曉其深文奧義則俱本內經今既以內經爲詮釋則諸家臆說總屬可去故訓詁詮釋則依本文辨論考証則本內經其間有章節句語錯悞處前人已是正者則亦注明某人之說餘則無前人一字即有偶合非故襲也

一本文正解不論與內經違合姑依本文使就條貫其有補正缺失及推廣其義或旁証其說者則用按字另說其論是非可否剖析辨正之處則於章節之後仍用按字自爲一段以便省覽

一辨駁處固以崇信內經違衆獨異皆前人之所未及即本文下詮解處不無與前人合者然此原屬文理一定無可異同竝非勦說要亦必深思體認通貫全經而後出之此處頗多苦心故條理比前人稍密則同中仍不無小異也

一諸家刊本簡首俱有圖像起於宋之丁德用此亦不過依辭造式不必盡合惟三十二難論婚嫁及四十難論長生兩說須按圖爲易見然注自明備亦可推測而曉故俱不列

醫有道焉有術焉道難知也即知之而無  
可用者也知道而能用夫道則道精矣術  
易知也知之而無與乎道者也知術而能  
通乎道則術神矣辭如談兵日誦夫六韜  
三略車攻馬戰之法而一臨小敵無不汗流  
色沮神憚股慄此談道者之過也其能挽  
強執銳奮死先登者與之坐而詢夫握奇  
八陣之說則又張目擣舌茫然而不知為  
何語此狗術者之過也若此者俱不得名

大將大將者以廟筭見其智以臨敵見其  
勇者也然而學為大將之法則先從廟筭  
始故內經及難經皆無方藥治病之書乃  
兵家之韜略也執此而欲治病無一病之能  
治然不明乎此則所治之病雖多幸中而  
必非古聖所垂之法其隱受其害而伏於  
不覺者正多耳抑更有說焉夫韜略為用  
兵設也而讀韜略者不必其身當用兵也  
然苟韜略明則雖不能自為行陣而行陣

者之得失自能曉然斷不以興亡之柄授  
之庸懦之人讀是書則雖不能自為治病  
而治病者之淺深自能洞見安得以生死  
之權付之愚妄之輩猶之辨工人之巧拙  
豈必自為工人審歌者之從姦豈必身為  
歌者知其道則術不得而賄之也故椿之  
注是書者不欲使負戰之徒端坐而謀經  
國匹欲使垂紳之士桓掌而談王伯也大  
椿又識

難經經釋卷上

盧國秦越人扁鵲著

吳江後學徐大椿靈胎釋

一難曰十二經中皆有動脈十二經手足三陰三陽也動脈脈之動現於外如手太陰天府雲門之類按之其動亦應手是也獨取寸口以決五藏六府死生吉凶之法何謂也寸口即太淵經渠穴之分兼兩手上中下三部脈也

按首發一難即與靈素兩經不合素問三部九候論明以頭面諸動脈爲上三部以兩手之動脈爲中三部以股足之動脈爲下三部而結喉旁之人迎脈往往與寸口竝重兩經言之不一獨取寸口者越人之學也自是而後診法精而不備矣○又按十二經之動脈明堂針灸圖甲乙經諸書指稱動脈者二十餘穴然與寸口之動微別惟靈樞動輸篇帝問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何以獨動不休下文岐伯之意蓋指太陰之經渠少陰之太溪陽明之人迎言則可稱動脈者惟此三穴故亦用以診候其餘不過因其微動以驗穴之真僞俱不得稱動脈也

然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

會聚也手太陰肺之經也  
大會靈動輸篇云胃爲五

藏六府之海其氣清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

息往來是也又靈經脈篇云手太陰之脈循魚際出大指之端

人一呼脈

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日一夜

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

呼出氣也吸內氣也  
靈五十營篇人經脈

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呼吸定息氣行六十丈二尺一周於身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度過也猶言過一次也二十八脈實

數詳靈脈度篇

按經文明言周身十六丈二尺爲一度何等明白今刪去此一句則五十度三字何從算起作難經所以明經也今直寫經文而又遺其要則經反

矣晦

漏水下百刻

按隋志刻漏始於黃帝一晝一夜定爲百刻  
浮箭於壺內以水滅刻出分晝夜之長短

營衛行陽二